

# 美國社會學學會： 徘徊於眾聲喧嘩與主流之間

曾嫵芬\*

在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所籌劃的國際重要學會介紹中，美國社會學學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ASA) 為其中的一個主題。以ASA在全球社會學的影響力而言，其歷史、現況與未來的發展所牽涉的範圍，不僅僅是美國本地的社會學界。因此，本文雖以介紹ASA為主，但將針對ASA的歷史、組織運作特色、發展瓶頸以及改革嘗試中關乎臺灣學界的面向，予以較多的著墨。

## 一、一頁簡史

ASA方於2005年慶祝學會創立百週年。1905年，一群社會學家自美國經濟學學會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分家自立門戶組成ASA的前身，比1890年代芝加哥大學成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晚了約十年。但從美國社會脈絡來看，其社會學在戰後隨著新政(New Deal)的推出才蓬勃發展，大學紛紛成立社會學系，而於1950和1960年邁向高峰，且對1960年的學生運動與民權運動產生很大的衝擊。當時學運份子所發表的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就是受激進的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的影響，而如臺灣及南韓，許多學運的參與者後來選擇成為社會學家。然而，美國社會學在1980年代受到高等教育經費縮減的擠壓，不少學校紛紛縮編或關閉社會學系，許多社會學畢業生因而就業不易。

儘管如此，社會學的新興領域卻持續累積能量影響校園，如種族與族群研究、女性主義思潮對學生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1990年代主修社會學的人數大幅增長，以我就讀的UCLA為例，1990年起，社會學成為該校大學部三

\*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大主修之一，人數高達一千多人。ASA 的組織消長與這樣的社會學發展歷史息息相關。目前ASA 會員有一萬四千多人，令人驚訝的是，這是1970年曾經達到過的高峰。1980到2000年期間，ASA 會員人數下滑，反映了美國社會學的發展在此時經歷的艱困環境，直到2000年才又獲得改善，其後ASA 成員數目便逐年擴充。

以出版物而言，ASA 發行關於研究成果、教學、應用社會學各種期刊共九種，再加上兩個分支研究群出版的官方期刊。其中以ASA 的旗艦刊物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最為著名，是全世界許多社會學者嚮往的出版園地；顧名思義，該期刊主要刊登以美國社會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但逐年增加跨國比較的論文。另外，ASA 每年舉行一次年會，吸引本地及美國以外的社會學者參加，最近一次參與者大約四千多人。年會有官方主題論文和研究群籌組的一般與主題論文，發表形式有正式論文宣讀以及圓桌宣讀兩種。

ASA 近年增加一項新的任務，即針對社會學大學部教學品質以及畢業生的出路進行全面的研究<sup>1</sup>，包括瞭解畢業生評估社會學教育中何為值得重視、應該改善的課程，比如社會學畢業生普遍認為統計與調查研究方法對於他們有正面影響。最後根據該研究的結果，ASA 製作了一張DVD 給畢業生以利其求職時突顯社會學知識的優點。

此外，ASA 的研究群數目在近年有大幅的成長，目前有四十四個之多，相較於英國社會學會的三十二個研究群，種類更為多元。研究群數目的成長一方面反映社會學知識發展的熱況，另一方面也促成社會學知識未來發展的面貌；對於後者，有批評指出研究群數目多不見得是好事，於此，我將在下一節提出討論。

## 二、發展的隱憂與改革之路

ASA 目前的發展最受批評的問題大致如下：出版的研究型期刊過於偏重量化研究、領域過度集中；研究群過於分化、分類過細有礙交流；缺乏影響公眾輿論與政策的管道。以下我將分別敘述這些批評的重點以及ASA 的改革作為。

<sup>1</sup> [http://www.asanet.org/cs/current\\_initatives/](http://www.asanet.org/cs/current_initatives/)

首先，ASA 官方期刊過度偏狹。根據ASA 於2005年進行的一項對於ASA 期刊的改革建議調查報告<sup>2</sup>，批評之一是ASA 旗下期刊大多出版以量化為研究方法的經驗性論文，旗艦刊物*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便成為批評的焦點。論者認為，既然此刊代表學會，應反映整個學群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其實質化和量化研究的並存一直是社會學的「主流現象」，但期刊論文的方法論平衡問題並不容易解決。這是由於社會學界的出版過程有明顯的分工現象，期刊論文依賴量化方法，而書籍多為質化研究的成果。因為ASA 只出版期刊，就不免落入量化研究的工廠。另一項批評則是ASA 出版之論文來自傳統的四大領域（組織、經濟、階層、政治），卻忽略社會學其他新興議題的重要性（比如性別、族群、醫療、認同、移民等）。任務小組進行的這項調查於是提了許多改革建議，但也有許多反對意見，認為學術的高標準是唯一的指標，不應該顧慮平衡領域發展之「學術政治」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SR) 是指標刊物，該期刊出版的論文不免讓人認為是經由ASA 背書的學術成果。因此，某些在議題設定上或與社會學傳統價值不相符的論文，就會被質疑其載於ASA 期刊的正當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ASR 接受刊登的“Biological Limits of Gender Construction”一文 (Udry, 2000)<sup>3</sup>，此舉引起許多反對生物決定論的社會學家公開為文批評<sup>4</sup>，不但質疑這篇論文的觀點，更質疑ASR 決定刊登這篇論文的決策過程，逼得當時通過這篇論文的總編輯Glenn Firebough 必須親自辯護論文審查的品質，並披露其決策過程以昭公信 (Firebough, 2001)。

其次，研究群的設立浮濫，導致研究群過於分化，活動與交流各自為政而不利於社會學內部的對話。但是，正如以研究專業社會學著名的Andrew Abbott (2001)<sup>5</sup> 所說，社會學的知識特質指向一個「無可救藥／挽救」的分裂系統，因為它一向長於向外結合新議題、不善於拒絕新領域的加入。但是，與英國社會學會 (BSA) 研究群相較，ASA 的研究群名稱顯得相當傳統，比如BSA 針對以下主題均有其獨立的研究群體：Violence against Women, Scottish,

<sup>2</sup> <http://www.asanet.org/>

<sup>3</sup> “Biological Limit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 443-57.

<sup>4</sup> “The Limits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4): 592-98.

<sup>5</sup> *Chaos of Disciplines*, by Andrew Abbot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Weber, Museums and Society, Scottish Colloquium on Food and Feeding，沒有教育社會學，但是有researching students。儘管研究群名稱有相當大的差異，檢視英美兩地的社會學學會，研究領域越來越分化的現象，頗為一致。

再者，ASA 對公眾理解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不夠。畢竟，社會學這門知識的建立與發展，長期以來與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關懷、了解以及批判息息相關，但在學科建制化的今日，學者往往掙扎於如何在研究成果中深化理論且同時具有公共意義。因此，如何提供有效的機制，促進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懷之間的連結，是ASA 這樣的專業組織責無旁貸的工作。

ASA 的影響力不足也反映在社會學的低知名度上。社會學家Akos and Gabay (2007) 統計，*New York Times* 從1995 到2005 年十年期間，只出現了兩次社會學的字眼，而儘管有許多概念隸屬社會學，社會學的知識卻甚少被正式提起。況且，社會學家研究的成果往往被經濟學家搶奪風采。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關於社會網絡的研究，這是社會學的經典領域，也是社會學知識累積中最具有應用性質的成果之一，結果當經濟學家開始涉足這個領域時，*New York Times* 視之為科學新發現大肆報導，但隻字未提社會學以前的研究。<sup>6</sup>

所幸，2004 年ASA 在該屆會長 Michael Burawoy (UC Berkeley) 教授倡議下，展開推廣公共社會學的遊說與行動<sup>7</sup>，積極強調社會學與公眾的關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在該年邀請他前來台灣，參與本地學者有關公共社會學推動與爭議的座談。至今，公共社會學已成為ASA 各項活動（包括通訊 *Footnotes*）中的常設項目。

實際上，在 Burawoy 發起公共社會學「運動」之前，ASA 已有一些創新的作法。例如，ASA 在其頒發的年度獎項中有兩項與公共社會學有關：一是頒發給記者報導社會議題的卓越獎 (Excellence in the Reporting of Social

<sup>6</sup> “The invisible science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e public presence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USA,” by Akos Rona-Tas and Nadav Gabay,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7, 5(2):319-67.

<sup>7</sup> Michael Burawoy 的主張與一些美國學者針對公共社會學所提出的批評，請參見以下文章與出處：“Public Sociologies: Contradictions, Dilemmas, and Possibilities.” by Michael Burawoy (Address to North Carolina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al Forces, June 2004); David Brady, “Why Public Sociology May Fail.” Charles Tittle, “The Arrogance of Public Sociology.” François Nielsen, “The Vacant ‘We’: Remarks on Public Sociology.” (以上皆出版於Social Forces, June, 2004)

Issues)；另一則是頒發給社會學者對於增進公眾瞭解社會學的出版獎(Award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ociology)。可見ASA早已有意識地往學院外發展。

舉例來說，ASA在增進公眾對於社會學瞭解的一項大手筆、大製作的資源投入是在2001年創辦社會學科普雜誌*Contexts*。這本圖文並茂的雜誌所設定的讀者是接受過一般教育的大眾以及媒體工作者，目標是將報章雜誌所呈現的社會課題做深度處理，提出「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的社會學觀點。根據創刊主編Claude Fischer的編輯感言，創辦這本雜誌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學術研究者寫作的方式與文采很難吸引一般讀者。至今*Contexts*已邁入第七年，最新一期的主題是中國的人權、社會學發展與性革命。該雜誌並設有網路論壇，最近的討論主題為美國總統候選人歐巴馬參選的社會意義<sup>8</sup>。

### 三、結語

ASA雖日益茁壯，但社群內的反思卻從未中斷，比如為紀念ASA建立百年紀念，2005年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刊物*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以專題的方式，邀請美國社會學重量級人物就美國社會學的專業和組織發展做一個整體性的評估<sup>9</sup>，而提出多項切中要害的論點。其中，該屆ASA會長、紐約大學的Troy Duster教授和他的同事Craig Calhoun合寫了一篇“The Visions and Divisions of Sociology”(2005)<sup>10</sup>，提出諸多ASA對於美國社會學社群影響的批判性觀點。他們認為，ASA的蓬勃發展本身引導了社會學知識社群鞏固「主流」的努力，ASA的幾個官方期刊更成為各校評鑑老師升等的主要依據。於是，一門起於獨排眾議、眾聲喧嘩的學問，隨著ASA的領導與組織能力增加，成為主導專業判準的集中化權力，如何平衡這樣的權力，不正是社會學導論中的基本課題？這兩位作者最後提出，與其發展同質性高的社會學知識，不如在共同的社會學基礎上分流發展；亦即，與其主流化社會學，不如珍惜社會學鼓勵、倡議競爭觀點的價值，這也是審視ASA近年來許多內部反省的重要觀點。

<sup>8</sup> <http://contexts.org/obama/>

<sup>9</sup>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ust 12, 2005, Vol. 51, Issue 49

<sup>10</sup>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ust 12, 2005, Vol. 51, Issue 49, Page B7